



午休时间的办公室很安静,我一个人若有所思地坐在桌前发呆,忽然想再听一下母亲生前最爱听的歌曲《榕树下》。我慢慢戴上耳机,熟悉的旋律一下子涌进耳膜

“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
一句句歌词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我不禁潸然泪下。

一曲怀旧的老歌《榕树下》,如今听来歌调竟是如此感伤,与母亲一遍遍听这首歌时的点点滴滴像电影镜头一一定格;那些繁星点点的夏夜,一把蒲扇摇回往日时光,就着一壶茶,你打开回忆的门,笑声犹在。如今那茶香穿越岁月,永留唇齿间。还有那些留在树荫下的时光,阳光温柔的手一点点抚过,我们等你把厨房里带着满溢爱的味道端到桌上,孩子们叽叽喳喳,你从这棵枣树下挪到那一棵,时间就在枣树枝杈间游走,那依然停留在味蕾的,叫做妈妈的味道……

在这个静静的午后,那首怀旧的老歌《榕树下》如此伤感地伴着我的泪水流淌。母亲啊,天堂里有没有《榕树下》?谁和你一起醉在歌声里?

路边一棵榕树下
是我见你的地方

清明节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之一,节后的雨水逐渐增多,山峦大地已呈现春和景明之象。这一时节万物“吐故纳新”,无论是大自然中的草木植被,还是与自然相融共处的凡人肉体,都在此时褪去冬天的污浊,迎来春天的崭新气息,实现由阴到阳的温润转化。

诗人白居易诗中道:“乌啼鹃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这个催人泪下的节气,无一例外地同样令我心潮翻涌,泪湿衣衫。今年4月1日,商河县老家的兄长电话告诉我,说91岁高龄的小姑病故了。乍一接到慈眉善目,温声软语的小姑突然离世的噩耗,心肠硬、脾气倔,几乎很少掉泪的我,虽然正在开车赶赴上班途中,可还是禁不住一阵子悲从中来,眼泪盈眶。

我的父亲,上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一家人小时候所经受的磨难,我是从母亲和两个伯母的只言片语中,了解了一个大概。70多年前,祖父祖母和商河一带的农民,成群结队,拖儿带女,越过黄河,艰难跋涉,一路风餐露宿,逃荒要饭,来到条件相对好些的今邹平县魏桥镇附近。伯父、伯母他们背着嗷嗷待哺的我的父亲,走街串巷,挨门乞讨,饥寒急迫的家人抱团取暖,相依为命。这种饥馑年代的患难亲情,他们这种锥心刺骨的体会可谓深入骨髓,永世不忘。

再后来,父亲被一辈子没有生养的养母收留。回到商河以后的

清明节快到了,也是父亲杨维屏诞辰101周年(1917年—2010年),93岁那年他离我们而去了。他一生中有6年在惠民地委(今为滨州市)工作,任第一副书记,王成旺任地委书记。追忆父亲的依稀往事,缅怀他的光荣业绩,他慈祥的形象,一直伴着我,给我以鼓舞和力量。

1961年,任青岛市委副书记的父亲,任青岛人事局副局长,母亲调入惠民地委。有人不理解,父亲说:“山东的北三区是我省的重灾区,组织上相信我擅长救灾。”当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情况虽有好转,但北镇地区农民吃不饱,穿不暖。在这样的计划经济时期,我们姐妹们也是穿补丁衣服,吃粮要粮票,穿衣要布票。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



甜美的笑容亲切的话
还有默默的情意长
你曾陪我流连春光
轻轻细诉心中怨
记得春天已过去
只是旧事不能忘
啊 你可想起榕树下
可曾想起绿草香

我把头低低地埋在臂弯里忍住吸泣,任凭泪水流个不停,也不让自己的悲伤在办公室里蔓延。

“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清明节就要来了。母亲啊,我就要去黄土前向你倾诉我的思念了,生离死别的痛楚,无以言说,无以言说。

母亲,你在黄土下寂寞吗?天堂里,你能听见那一曲《榕树下》吗?你听得见女儿心底的呼唤吗?

母亲是极喜爱菊花的,犹记得她最喜欢雪似的白菊,那时她那么喜欢养菊花,家里仿佛举办菊花展。年年菊花香,母亲却嗅不到菊花的芬芳,我们在她坟头栽种了一株,在芦苇和野草丛中,那株白菊尤其醒目,它静静立在坟头,那纯净的白色,在秋日的田野里诉说着灿烂的心事。岁月的风雨使白菊枯萎了,但思念永不凋零。

母亲的坟上有几丛草,那是我写给母亲的信。白雪皑皑时,枯萎的草连同雪融化成我的泪,一并寄给母亲。那些草叶带着季节的风

祖父祖母实在忘不了流落在外地的三儿子,十几年间,千方百计想让他重新回到自己身边。他们的计谋一次次被父亲的养母识破,大伯父受祖父祖母的多次派遣,跨河越坝,穿村过店,步行百余里地,赶到父亲就读的魏桥镇魏家完小,用糖果哄父亲和他一起走。事情传到了父亲养母的耳朵里,她为了不失去自己的宝贝儿子,果断地让成绩不错的他中止了学业,将他牢牢地拴在了自己身边。经过老家祖父祖母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上父亲和母亲早已结婚成家,父亲的养母才让他们得以相认。

商河老家和父亲的村庄相距百十里,现在听上去似乎不是非常遥远。但那时的沿黄两岸都是黄泛区,村庄四周都是黄河退水后的沙土地,路上全是脚一陷就陷得很深的沙土窝,加之黄河河面上波涛翻滚,风高浪急,只要渡船上耽误了这一班船,两三个小时就过去了。记得父母推着小车,载着我们姐弟回老家,天未亮出发,到老家时已经是摸门子黑,两头都见不到太阳。父母每逢回到我的祖父祖母身边时,毫无疑问,这就是伯父、伯母,姑姑,姑父们共同的节日。那种亲情,就像蜂蜜一样浓,就像蔗糖一样甜,那种幸福惬意的感觉,时隔40多年,至今却甜美如昨。

因为祖父祖母家人口众多,吃饭都是问题,那时我年仅18岁的亲叔叔,根据国家安排,去了白山

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七千多名干部参加,又称“七千人大会”,父亲也参加会议了。1月29日,毛主席在大会上宣布,大家在北京过春节,主题总结1959年—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经验教训,指明今后的路子怎么走。

父亲到北镇以后发现,这儿的土地白花花的,什么也不长,大多是盐碱地。他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找专家,改良土壤的成分,试种棉花,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心扑在棉田里。

1963年,我弟弟在幼儿园发高烧,因为正处在棉花生长的节骨眼上,父亲接到电话后,说实在回不了家,让幼儿园管吧。弟弟三岁后才发现是聋哑孩子了,今年弟弟也快60岁了,年轻时参加了多次全省残疾人篮球比赛、跳高比赛,多次获奖。

杨柳雪花队棉农试种成功后,父亲参加了

1964年4月5日,沾化县遭受了大海潮袭击,死伤不少群众。父亲马上赶到沾化,走访慰问群众,看到大片农田被海水淹了,研究生产自救措施,改良盐碱地,帮助群众树立信心,战天斗地,大干一场。

1965年,全国展开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惠民地委在桓台县两个点开展社教试点,时任副省长的穆林

雨一直奔涌在我的生命里,尽管隔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去那里,但是,黄土连同黄土上的草却永远绿在我的心里,我的生命里。来年青草又绿,那是母亲带给我的春的信息。

又一个春天来了,老屋前的梧桐又发了新芽,母亲却再也闻不见春的气息了,我却能感知到母亲永远在天堂祝福她的孩子们。记得每年母亲生日,正是春日乍暖还寒时候,那也是一家人的节日,我们姊妹几个如约回家,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总是少不了母亲亲自掌勺,直到生病后,她看着我们在厨房里忙碌,一个人自言自语,为不能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而自责。以后度过的每个没有母亲陪伴的春天,生日蛋糕跳动的烛光里母亲满足的笑脸时时陪伴着我。我也依然如往年一样去田野里挖母亲生前爱吃的荠菜,在柔风暖阳里,仿佛有一段熟悉的歌调,在我的心空飘

扬,那是母亲最温暖的低语。

时间凝固,永远定格在2007年十一月初七。那段载满悲伤的小路,通向母亲永远的栖居地,我的心早已支撑不住,步子沉重得几乎抬不起,胸中仿佛堵了巨大的石块,我想呼喊却无言,只有泪水簌簌。泪水又能怎么样呢?丝毫解不了永别之苦。纷飞的纸钱飘浮着,悬起无尽的悲哀。那矮矮的坟墓阻隔了一切,惟一挡不住的就是温暖的回忆。

母亲酷爱喝茶,无论谁来到家里,她最朴素的表达就是沏好一壶热茶。她知道我向来不喜欢浓茶,所以总是按比例兑好,历数喝水的种种好处,劝我多喝水。那些繁星满天的夏夜又重回记忆,母亲一碗一碗地将茶水递到我手里的情景,恍若昨天。

母亲生病的两年间,我一直奔波着,母亲总喜欢坐在高大的落地窗下守望,守望那载着我慢慢靠近她的102路公交车。我为母亲熬

那种欣慰和激动,以及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当今独生子女们根本或永远体会不到的。同祖同根,血脉相连的亲情,即使万水千山也阻隔不断。

2014年秋天,小姑曾经托人捎信,说想我的父母,愿意见面,冥冥之中,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剩余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安排好工作,用车拉着父母与妻子等赶赴小姑家。小姑在济南开公司的孙子、照看孩子的儿媳,提前赶回了乡下老家。那天我们赶到小姑家时,几个叔叔、表哥早已到齐。二伯母带去了鞋垫,让小姑帮她绣花,表嫂拿出小姑手工制作的工艺品,精美的鞋垫、精巧的坐垫,真的难以让人想像是一位90岁高龄老人的劳动成果。中午的家宴济济一堂,其乐融融,一帧帧亲情照片,也是一场场亲情的、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心灵的守望

◎刘晓梅

雨一直奔涌在我的生命里,尽管隔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才会去那里,但是,黄土连同黄土上的草却永远绿在我的心里,我的生命里。来年青草又绿,那是母亲带给我的春的信息。

又一个春天来了,老屋前的梧桐又发了新芽,母亲却再也闻不见春的气息了,我却能感知到母亲永远在天堂祝福她的孩子们。记得每年母亲生日,正是春日乍暖还寒时候,那也是一家人的节日,我们姊妹几个如约回家,一桌子丰盛的饭菜总是少不了母亲亲自掌勺,直到生病后,她看着我们在厨房里忙碌,一个人自言自语,为不能亲自下厨为我们做饭而自责。以后度过的每个没有母亲陪伴的春天,生日蛋糕跳动的烛光里母亲满足的笑脸时时陪伴着我。我也依然如往年一样去田野里挖母亲生前爱吃的荠菜,在柔风暖阳里,仿佛有一段熟悉的歌调,在我的心空飘

扬,那是母亲最温暖的低语。

时间凝固,永远定格在2007年十一月初七。那段载满悲伤的小路,通向母亲永远的栖居地,我的心早已支撑不住,步子沉重得几乎抬不起,胸中仿佛堵了巨大的石块,我想呼喊却无言,只有泪水簌簌。泪水又能怎么样呢?丝毫解不了永别之苦。纷飞的纸钱飘浮着,悬起无尽的悲哀。那矮矮的坟墓阻隔了一切,惟一挡不住的就是温暖的回忆。

母亲酷爱喝茶,无论谁来到家里,她最朴素的表达就是沏好一壶热茶。她知道我向来不喜欢浓茶,所以总是按比例兑好,历数喝水的种种好处,劝我多喝水。那些繁星满天的夏夜又重回记忆,母亲一碗一碗地将茶水递到我手里的情景,恍若昨天。

母亲生病的两年间,我一直奔波着,母亲总喜欢坐在高大的落地窗下守望,守望那载着我慢慢靠近她的102路公交车。我为母亲熬

那种欣慰和激动,以及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当今独生子女们根本或永远体会不到的。同祖同根,血脉相连的亲情,即使万水千山也阻隔不断。

2014年秋天,小姑曾经托人捎信,说想我的父母,愿意见面,冥冥之中,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剩余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安排好工作,用车拉着父母与妻子等赶赴小姑家。小姑在济南开公司的孙子、照看孩子的儿媳,提前赶回了乡下老家。那天我们赶到小姑家时,几个叔叔、表哥早已到齐。二伯母带去了鞋垫,让小姑帮她绣花,表嫂拿出小姑手工制作的工艺品,精美的鞋垫、精巧的坐垫,真的难以让人想像是一位90岁高龄老人的劳动成果。中午的家宴济济一堂,其乐融融,一帧帧亲情照片,也是一场场亲情的、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过一个严冬而欣慰,为母亲享受一段幸福时光而祈祷。后来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弟弟结婚,医生批准母亲出院一天,母亲执意去做头发,医生不允,她竟然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最后医生不得不同意她的请求。一向爱干净的母亲在弟弟婚礼那天身着盛装,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现在那些照片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弟弟婚后40天,她静静地走了,那扇窗下再也不会再有母亲执着的守望了,所有与母亲有关的细节都成为了珍贵的记忆,永远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珍藏。而我现在,却只能隔着岁月的窗棂,让心灵驻足,遥遥守望。

“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我无语凝噎,惟有泪千行。“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这熟悉的旋律又在心底响起,夕阳里不要再相问,告诉自己默默守望,让爱的回忆温暖心房。

◎范廷伟

清明节里忆亲情

黑水、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岸边,在想来,18岁不谙世事,该是在父母膝下承欢、撒娇的年龄,一家人的亲情就这样四分五裂,备受时间的煎熬与精神的痛苦。20年中,大伯父因为脑血栓病情复发,过世较早;近10年来,大姑病故;近5年来,二伯父、大伯母相继去世。祖父去世后的37个年头,远在黑龙江绥化市的叔叔、婶婶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商河老家。人老倍增的思乡情,那时候,80多岁高龄的大伯母、小姑尚还健在。包括我的父母在内,他们总算有了一个不是团圆的团圆机会。

其实,我原本计划今年清明后与父母双亲去探望小姑。乡间俗话说,七十不保年,八十不保月,九十不保天。我搬到县城居住以后,和小姑相距较远,见面不易,只要每次回到商河老家,小姑家是我的必到之处,每次都是她拉住我的手,嘘寒问暖,依依不舍。叔叔回到商河老家的那年,我拉着父母,特意赶到商河县城,让叔叔、婶婶,还有父亲本家的叔伯兄弟们,我的姑家表哥、表嫂都见了面、吃了饭、合了影。那种血脉亲情里的亲密、

那种欣慰和激动,以及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当今独生子女们根本或永远体会不到的。同祖同根,血脉相连的亲情,即使万水千山也阻隔不断。

2014年秋天,小姑曾经托人捎信,说想我的父母,愿意见面,冥冥之中,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剩余时间不多了。于是,我安排好工作,用车拉着父母与妻子等赶赴小姑家。小姑在济南开公司的孙子、照看孩子的儿媳,提前赶回了乡下老家。那天我们赶到小姑家时,几个叔叔、表哥早已到齐。二伯母带去了鞋垫,让小姑帮她绣花,表嫂拿出小姑手工制作的工艺品,精美的鞋垫、精巧的坐垫,真的难以让人想像是一位90岁高龄老人的劳动成果。中午的家宴济济一堂,其乐融融,一帧帧亲情照片,也是一场场亲情的、精神上的饕餮盛宴。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4月2日上午,当我驱车赶到商河乡下的小姑家时,听到吹手们吹出的哀婉悱恻调子,看到素衣孝服的孝子贤孙们,目睹灵柩前供桌上小姑那慈眉善目的遗像,我的泪

水就像决堤的河水,止不住地往下流。那么乐观、那么坚强、那么自信,又是那样温和亲切的小姑,就这样驾鹤远去了,在这个清清明明的日子里,在这个祭扫坟墓,祭祀亲人的节点上,她一如生前那样不劳烦别人,总是心系他人,始终宽慰他人,善意宽容别人,给予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思念与感恩,给左右邻居留下温存的音容笑貌和精神财富。韦应物诗曰:“清明寒食好,春园百卉开。”这个特殊的节气,注定令我对小姑和亲人的思念,如同每年疯长的野草一般茂盛。

临走,我和表嫂说自己特别喜欢小姑亲手制作的工艺品,当时考虑老人年岁大、不容易,不好意思。父母也说,喜欢尽管要,你小姑会非常高兴的。表嫂接着说,你要的话,你小姑会很高兴。她找出了我喜欢的两个坐垫,让我一起拿着留个念想。表侄、表嫂,还有表姐他们一起送我出门。表嫂嘱咐我:“兄弟,你姑没了,咱亲戚该咋走还是咋走呀!”我连连点头,为了先人的恩惠,为了纯洁的亲情,一定!

过一个严冬而欣慰,为母亲享受一段幸福时光而祈祷。后来母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弟弟结婚,医生批准母亲出院一天,母亲执意去做头发,医生不允,她竟然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最后医生不得不同意她的请求。一向爱干净的母亲在弟弟婚礼那天身着盛装,皱纹里都洋溢着笑意。现在那些照片成了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弟弟婚后40天,她静静地走了,那扇窗下再也不会再有母亲执着的守望了,所有与母亲有关的细节都成为了珍贵的记忆,永远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珍藏。而我现在,却只能隔着岁月的窗棂,让心灵驻足,遥遥守望。

“花前洒泪临寒食,醉里回头问夕阳。”我无语凝噎,惟有泪千行。“你可想起榕树下,可曾想起绿草香……”这熟悉的旋律又在心底响起,夕阳里不要再相问,告诉自己默默守望,让爱的回忆温暖心房。

◎张孟真

清明祭母

明丽的四月
天空是轻飘的
大地是轻飘的
母亲也是轻飘的

春天尚未站稳脚跟
万物各自预谋
桃花迎着风雪
风雪掩盖着残云
一场悲剧正在酝酿
悲喜交加

再祈祷一场雨水
雨水将还我明亮的眼眸
看神灵一一路过
看万物一一复活

再复习一遍死亡
死亡将赐我坚硬的利刃
把山野埋葬
把春天埋葬
把复活的念头埋葬

再默念一次你的名姓
就将送你去修行
度风
度雨
度我此生罪行

◎杨桐林

怀念父亲杨维屏

和父亲驻村蹲点,住农户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当他了解到,桓台县乌河两岸的肥沃良田上,小麦依然稀植低产时,在小麦播种前,请来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的多位小麦专家,进行实地考察和反复论证,确定了适当的小麦密植方案,并向全省推广。

1966年夏天,社教运动后期,惠民地区加强农田水利改造,合理施肥,对小麦各个生长期进行精细管理,全县小麦大丰收,小麦亩产量居全省前列。

此前的1957—1958年,父亲任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曾调集一批技术人员,划出一批试验田做试验,专家们在试验田里种出了高产棉花。

1958年,毛主席、朱德到省农科院视察,妈妈当时任省农科院人事处处长。毛主席在省委书记舒同陪同下走进棉田,妈妈跑到毛主席身边,同毛主席握了手,毛主席也同摘棉花的其他许多女同志一一握了手。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站在农属楼大门口看见一辆一辆小汽车驶过。

1960年代,东营发现了大油田,惠民地委派父亲去筹建胜利油田领导班子。他是第一任油田总指挥,又一次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建办公大楼,进设备,修马路,从大庆油田、克拉玛依油田调技术人员培训工人,一年只有春节回家一次,年初一又慰问一线石油工人。

父亲没有时间过问姐妹们的学习,我们姐妹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有四个姐妹在北镇中学住校,

大姐、三姐,我和大妹妹都会自己做衣服。1967年父亲调到了济南,在省大农办任副主任。

父亲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列上几个提纲就讲起来,条理清楚、表达准确,富有哲理,字写得苍劲有力。他1935年师范毕业后又当了一年多老师,口才好。1937年2月,参加了八路军,分配到山东分局,任第一任机要秘书。分局秘书长是后来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1945年,党中央发来来电报:日本投降了。父亲第一个看到电报内容,并马上交给了陈毅元帅。

1949年后,父亲曾任胶州地委书记、昌潍地委副书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青岛市委副书记、惠民地委副书记、胜利油田党委书记、山东省大农办副主任、省建委副主任、齐鲁石化总指挥,后任党史办副主任、省人大财经委主任、省政府咨询顾问,享受副省级生活待遇。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国家准备在香港搞书法展览,中国书协给了山东省60个名额,每人写一个“龙”字,父亲是其中一人。他曾跟省委书记舒同学习书法两年,写得一手好字。

2010年5月,父亲走了,山东省委老干部局送来挽联:
上联:一身正气戎马倥偬无悔
下联:两袖清风秋水文章生辉
又到清明时节,悼念我的父亲。

(原文2018年3月22日写于济南,稍有修改)

明丽的四月
天空是轻飘的
大地是轻飘的
母亲也是轻飘的

春天尚未站稳脚跟
万物各自预谋
桃花迎着风雪
风雪掩盖着残云
一场悲剧正在酝酿
悲喜交加

再祈祷一场雨水
雨水将还我明亮的眼眸
看神灵一一路过
看万物一一复活

再复习一遍死亡
死亡将赐我坚硬的利刃
把山野埋葬
把春天埋葬
把复活的念头埋葬

再默念一次你的名姓
就将送你去修行
度风
度雨
度我此生罪行

◎张朝

清明,记起村庄(组诗)

(一)
当老家桃花红了的时候
备上香火祭品
去找寻一个村庄的记忆

黑森森的坟地
坟头下
藏着祖宗们的秘密

泛黄的族谱
像一条看不见的河流
走或是沉淀着往昔

一跪 叩首
再跪 叩首
三跪 叩首
完成回乡的一切礼仪

(二)
一条河流
打儿时的村庄走过
曲曲折折
静默着日头里的繁华

一个老人,走了
一些老人,走了
要寻宗祭祖时
村庄,也走了

(三)

走在乡下
用混着土腥的阳光
包扎心口的忧伤

灶膛里的秫秸
烧出
儿时的念想

走在乡下
虔诚聆听
喂猪唤鹅的交响

接过父亲的烟袋
拼命吮吸
一个村庄的沧桑